



16

位大师设局
集绮丽想象与缜密推理于一书
奉献给你无与伦比的谋杀盛宴

世界名家 推理小说选2

(美) 约翰·卢兹 等著 徐秀梅 选编

SHI JIE MING JIA

TUI LI XIAO SHUO XUAN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16位大师设局
集绮丽想象与缜密推理于一书
奉献给你无与伦比的谋杀盛宴

世界名家推理小说选2

(美) 约翰·卢兹 等著 徐秀梅 选编

SHI JIE MING JIA
TUI LI XIAO SHUO XUAN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名家推理小说选. 2 / (美) 卢兹等著; 徐秀梅
选编.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5108-1111-1

I. ①世… II. ①卢… ②徐… III. ①推理小说—小
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2343号

世界名家推理小说选 2

作 者	(美) 约翰·卢兹 等著 徐秀梅 选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75
字 数	244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111-1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大师与你共推理（代序）

悬念推理小说以解谜、惩罪为主要特色，一百多年来吸引了数百亿读者，造就了N多推理小说作家，但是真正算得上大师的风毛麟角，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看不到大师的作品，而是在浩繁的推理小说中找到精品并非易事。那就让我们来完成这项精挑细选的工作吧。

推理小说的关键是谜案本身，犯罪的存在仅仅是给侦探提供破案的对象，作者与读者对罪犯始终保持一种超然的中立态度，侦探的作用是通过破案解开谜底。所以，大部分侦探都智力超凡、逻辑严密、个性鲜明。一百多年来，推理作家基本沿袭这种模式进行创作。当然，近年很多作家在创作中有了新的突破：比如把所有的线索都交给读者，比如整部小说中并没有出现侦探，或者把罪犯作为主角……更新的小说写法是，完全不讲犯罪与惩罪的故事，而是把笔力放在探寻罪犯的犯罪心理上。英国与美国的推理小说截然不同：英国的推理小说情节缜密、风格典雅，而美国的推理小说则注重行动与轰动效应。无论是怎样的写法，其实最最吸引读者的就是罪案推理的过程。好的推理小说一定是以严谨、精髓的推理过程赢得读者的青睐。

摆在您面前的这本《世界名家推理小说选2》就是拥有上述不同写法、不同风格推理作品的精粹读本，它囊括了当今活跃在欧美推

理文坛上的名家大家之作。一部小说的高下，首先是建立在闻所未闻的故事中扑朔迷离的谜团之上，然后是步步推进的解谜。失去谜团和解谜艺术，便失去了这类小说的魅力。我们在挑选作品时，第一挑选出自大师之手的作品，第二便是谜团。本书一共挑选了 18 篇佳作，18 个谜团等待您与大师共同解开。

本书的开篇之作是美国推理小说大师约翰·卢兹的《你见过这个女人吗？》。这篇推理小说是欧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心理悬念小说的标志性作品。作家使用反证悬念，以男主人公自我觉醒的方式，讲述一桩惨烈的谋杀案。死者是男主人公的妻子，在谋杀案发生的时候，妻子被重器砸伤致死，男主人公被打昏。而男主人公醒来竟然想不起发生惨案的场景和案发的来龙去脉。随着调查的深入展开，男主人公自己走到读者面前，从他到酒吧让客人识别一张女人的照片，到他与妻子之间的感情纠葛，直至发生了命案，逐一慢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篇小说构思相当巧妙，把心理悬念发展到极致。这是我读到过的技巧最为娴熟的作品之一。约翰·卢兹曾经担任过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的主席，是一位高产作家，其作品大多被搬上大银幕，以超想象力的惊悚细节著称。他的新作《X 先生》，刚刚荣获美国夏姆斯奖最佳侦探惊悚小说奖，不日即将由我社出版。霍克是美国当代乃至世界鲜见的短篇推理小说之王，他一生写过九百多部短篇推理小说。本书收录的霍克作品《窃秤记》是尼克·维尔维特系列中的一篇。尼克是个很有品位和追求的窃贼，他不偷价值昂贵的物品，只偷那些不值钱的东西，比如像这篇小说中的测量体重的秤。但是他的“出场费”极高，每次要五万美金。什么人为了让他去偷一台秤，而要花费五万美金呢？这正是故事的“谜”之所

在。雷蒙德·钱德勒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硬汉派”侦探小说作家，也是唯一一个被载入文学史的侦探小说作家。他的这篇《我在等待》，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篇幅虽短，但是几乎在你还没有来得及喘息时，谋杀案已经讲述完了，你必须回过头来重新梳理，否则故事中传递的信息，绝对不足以让你总结出谋杀案线索的点点滴滴。黑色推理总是吸引读者的眼球，英国作家尼尔·斯科菲尔德的《莱坦的奇特接待经历》就是典型的黑色推理小说。故事中不乏幽默诙谐元素，女主角莱坦是一个陪同公司的职员，经常莫名其妙受到上司的训斥，她接到一个陪同客户的指令，却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了黑社会的火并之中。但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故事写得匪夷所思，令人忍俊不禁。本书还遴选了其他大师的作品，比如彼得·洛夫西、道格·艾琳、克拉克·霍华德，等等。他们用谋杀作为讲述手段，文中蕴含了职场、金钱、爱情等诸多社会问题，而最终的结论是生活是残酷的，厄运就发生在不经意间。

本书所选作品篇篇出自大师之手，每一篇都是精品，每一篇都值得仔细阅读。他们的作品总是题材独特，想象力超群，每一篇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加之流畅的叙述，使人不能不一口气读完。

请跟随大师走进解谜游戏，直至读完最后一篇，依然感到意犹未尽，期待下一篇的到来，这就是短篇推理小说的独特魅力。

时隔不久，我们还会奉献本书的第三本、第四本……甚至是更精细的分类，完全满足您对推理小说不同门类的阅读需求，这些精品佳作将陪您度过每一个寂寞的夜晚。

咖喱

2011年9月于陋室



目 录

你见过这个女人吗？	1
	14 死亡之路
天使事件	45
	71 窃秤记
奇迹？还是运气？	91
	124 成人游戏
茉姐的奇特接待经历	135
	148 地狱之书
我在等待	165
	184 最佳装束
八哥鸟	201
	208 胡同里的侦探
那件小东西	220
	238 赌命荒原
房屋上空的一支箭	266
	280 莫里斯山大坝
末页之谜	294
	318 一条人命

你见过这个女人吗？

（美）约翰·卢兹

戴维·黑斯廷斯在疼痛中渐渐醒了过来，却实在舍不得抛却睡眠中大脑一片空白的感觉。他睁开眼，牵动了脸上的伤口，头阵阵地痛。他小心翼翼地抬手伸向生疼的头，用指尖轻轻触摸额头的发际，放下手时，发现手上有血迹，他不禁瞪大了眼。

他意识到自己身在卧室，仰卧在整理得整整齐齐的床上，心脏的每次跳动都带来一阵头部的悸痛。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角度不大，远处有一只狗在叫，远远地听到垃圾桶的叮当声。根据这些情况，他推断应该是早晨。他的大脑空空落落，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牢牢攫住他的心。有一个可怕的事实，他还不知道这个事实究竟是什么，但是他知道，他很快就必须面对这个事实。

他用力挣扎，靠胳膊肘支撑起上半身，接着扭动身体，费了更多气力，终于在床边坐了起来。他看到自己白衬衣的胸部满是红褐色的污点，皱皱巴巴的格子运动上衣以及领带上也有几处污点。黑斯廷斯站起来，步伐沉重地走了几步，斜靠在梳妆台上打量镜子里的自己。

镜中的他瞪着茫然的双眼，神色惊慌，额头上部有一道又长又深的口子，流出的血液淌了一脸，左颧骨上也有一道深深的口子。黑斯廷斯迅速转身，不再看镜子中的脸。他感到很热，身体突然热得像在燃烧。他脱掉运动上衣，解下领带，通通挂进衣橱，然后解开衬衣最上边的两个纽扣。

通向客厅的门半掩着。出于某种原因，黑斯廷斯知道他不想走出那个门，但他也知道，他必须走出去。他开始试探着步履蹒跚地向屋门挪动，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只穿了一只鞋。当他推开门，迈进客厅时，他不禁浑身发抖，眼前的景象令人难以置信。他眯起了眼。

客厅深绿色的地毯上洒满银白色的水晶碎片，似乎一枚水晶炮弹刚刚在客厅里爆炸。他左脚那只鞋鞋帮着地立在靠近扶手椅的地方，鞋带没有解开。客厅的另一边，水晶碎片最密集的地方，一大块红色的污迹浸透了地毯。污迹正中央躺着阿格尼斯，一动不动，出人意外的安静。附近电视屏幕上扭曲的画面无声地、疯狂地滚动着。

在可怕的神魂颠倒中，黑斯廷斯伸直本已伸开的手臂，似乎要推开什么东西似的慢慢走向污迹，低头凝视已经死去的妻子。

阿格尼斯的睡衣撕破了，裹在脖子和肩膀上，赤褐色的头发乱成一团，脸上覆盖着一层干硬的血，头被砸烂了，烂得很残酷、很彻底。

黑斯廷斯的呼吸声异常之大，在小小的客厅里听上去犹如嘶嘶作响的蒸汽。他开始后退，远离尸体，一块水晶碎片扎破了他的袜子，扎进了他的脚。后来，他跌倒了，一屁股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墙壁。他满怀恐惧，大脑如同错综复杂转来转去的迷宫，一片混乱，又仿佛一堆纷乱的拼图游戏拼板，无论怎么转动怎么拼，都无法插在一起拼出图案。他眼花缭乱，慢慢环顾客厅，终于知道破碎的水晶碎片来自哪里了。

是那只天鹅。去年夏天，阿格尼斯的母亲从墨西哥给他们寄来这只水晶天鹅。天鹅显然不过是一件旅游纪念品，但阿格尼斯非常喜欢，便把天鹅放在了客厅的书架上。黑斯廷斯也非常喜欢这只天鹅。天鹅的材质看上去应该是非常精致的水晶，有棱镜的折光效果，天鹅优美的躯体和修长优雅的颈项折射出绚丽的色彩。为了适应雕刻的优雅曲线，天鹅的躯体和颈项由多个部分拼接、扭曲而成。

黑斯廷斯闭上眼，后脑勺靠在客厅的墙上，忍受着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开始在脑海中重构昨天夜里发生的可怕事件。

他记得自己把汽车停在位于莱姆大道的家门前。他家的房子小小的，是砖结构的。他清楚地记得停车的情景。当天他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离开时差不多九点钟了。

到家时家里亮着灯。客厅的窗帘已经拉上了，客厅的吊灯亮着，灯光透过窗帘照出来。黑斯廷斯沿弯曲的水泥路走上门廊转动门把手，却发现前门锁上了。对黑斯廷斯而言，这种情况很不正常。通常阿格尼斯很少锁门。他从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前门，进了家。

想到这里，黑斯廷斯低下头，痛苦地将头靠在收紧的膝头。他不想继续想下去了，他的大脑拒绝回忆，但是他逼迫自己将画面拼凑完整。

阿格尼斯在客厅最里面，靠近开着的电视机，她在同一个男人搏斗，男人穿着黑衣服，一只戴手套的手紧紧捂住阿格尼斯的嘴。

那个男人长什么样？想不起来了。那人的五官很模糊，似乎脸上套着一只尼龙袜。

那人看到黑斯廷斯，停了下来，但只停了一秒钟，接着，他狠砍阿格尼斯的后颈部将阿格尼斯砍倒，又立刻扑向黑斯廷斯。

那人比黑斯廷斯高大，也比黑斯廷斯强壮，所以打斗很快就结束了。黑斯廷斯记得自己被用力推到卧室的门上，记得看到那人戴着手套的手指握住水晶天鹅浑然天成的脖子，把天鹅重重地砸在他头上。卧室的门关着，那人狠狠把黑斯廷斯往门上推，撞断了门闩，门猛然打开，黑斯廷斯跌跌撞撞退进卧室。那人再次用天鹅猛击黑斯廷斯的头部，黑斯廷斯仰头横倒在床上。他记得跌倒在柔软的床垫上时的舒适感觉，后来就失去了知觉，什么都不记得了。

黑斯廷斯抬起头，看了看卧室的门框，又看了看门闩附件开裂的木头，接着再次匆匆看一眼妻子安静的尸体。

黑斯廷斯想，那人把自己打得失去知觉后，一定重新返回客厅继续侵犯阿格尼斯了。说不清楚为什么，黑斯廷斯总觉得那人一开始就想强奸阿格尼斯。那时的阿格尼斯一定已经恢复了知觉，一定已经开始反抗或者尖叫，或者试图逃跑，而脸上套着尼龙袜的男人一定用天鹅击打了阿格尼斯，致使她最终无法出声，屈从于死亡。

黑斯廷斯慢慢起身，摇摇晃晃站起来，靠在墙上，然后走进盥洗室，把冷水泼溅到脸上。他久久地站在洗脸池前，弯腰注视被血染红的水流逆时针旋转着流走。后来，他终于下定决心，回卧室拿起了电话。

大批警察来到黑斯廷斯家，他们拍照、采集指纹、检查、讨论，随后两名穿白色制服的人把阿格尼斯的尸体抬走，一名叫萨姆·纽厄尔的警督留下来陪黑斯廷斯。纽厄尔警督小平头，眉毛粗重，负责此案。除纽厄尔警督外其他警察都离开了，黑斯廷斯的邻居兼好朋友菲利普·巴雷特留了下来。巴雷特善解人意、细致周到，煮了一壶咖啡。此时三个人坐在客厅喝咖啡。

阿格尼斯谋杀案发生在他们家居住的普兰顿社区，距离市里仅几英里，虽然市里的警察局更大更高效，愿意为侦破案件提供协助，但整个案件发生在普兰顿警察局的辖区，普兰顿警察局需要完全负责案件的侦破工作。对纽厄尔警督来说，调查一起谋杀案并不是可以经常遇到的任务。

“阿格尼斯的年龄，黑斯廷斯先生？”纽厄尔迅速翻开记事簿皮质封面时间。

“三十六岁，和我同龄。”黑斯廷斯回答说，同时看着纽厄尔拿一支短短的铅笔不停地在记事簿上戳着。

“你知道她生前有什么仇人吗？”

“大家都非常喜欢阿格尼斯，”菲利普·巴雷特悲伤地说，“发生这样的事简直令人无法相信。”

纽厄尔警督的目光越过咖啡杯的边缘怒视着巴雷特。“巴雷特先生，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将在调查过程中记录你的供述。”

巴雷特什么都没说，端起热气腾腾的咖啡杯放到嘴边，似乎没听到警督的话。

“菲尔^{注①}说得对，”黑斯廷斯说，“据我所知，阿格尼斯从来没有仇人。”

“一定有人不喜欢她，”纽厄尔说，“看看那只天鹅，碎成那个样子，我们没办法重新把它粘起来。”说完，在记事簿上做了简短的记录。

“黑斯廷斯先生，请谅解，接下来这个问题只是例行公事。你的妻子阿格尼斯生前是否有……外遇？你是否听说过她幽会其他男人的传言？”

黑斯廷斯的话音里透出了不安与焦虑。“我们婚姻幸福，警督。”

“你知道人们说的有关最后一个知情人的说法吧？”纽厄尔瞥了一眼巴雷特。

“阿格尼斯不是那种会背叛丈夫的人。”巴雷特说。

“她有什么爱好？”纽厄尔问。

“我已经说过了，”黑斯廷斯说，“我们没有孩子，阿格尼斯很满足于待在家里的生活，看看电视。她很勤快，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他看看血迹斑斑一片混乱的客厅，低下了头。

纽厄尔警督轻轻合上记事簿慢慢站起来，这才暴露了他作为警察的一个弱点，他的脚有毛病。“说实话，我们没有获得多少有价值的信息。你描述的那个和你打斗的男人，高个子、不胖不瘦、穿黑衣、戴丝袜，那是你的幻觉。我们将和你保持联系，黑斯廷斯先生，你妻子的验尸报告一出来我们就通知你。”黑斯廷斯点点头。警督说了声“很抱歉”，随后离开。

“别把警察问的问题放在心上，戴夫^{注②}，不过是例行公事。”屋里

注1：菲利普的昵称。

注2：戴维的昵称。

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巴雷特说。

“我不介意他们问这样的问题，”黑斯廷斯说，“只要能帮助抓到杀害阿格尼斯的凶手就好。”

巴雷特站起来，喝完杯子里最后一点咖啡。“你去休息休息吧，我来清理屋子。警察说没事的，可以清理。”

黑斯廷斯点点头，突然感觉格外疲惫。“谢谢你，菲尔。”

巴雷特耸耸肩关切地说：“听我说，你如果愿意到我家过夜，我和玛拉都很欢迎……”

“谢谢你们！”黑斯廷斯说，“我想，冲个澡、睡会儿觉之后就没事了，我挺得住。”他起身想去卧室。在他起身的同时，内心受到的伤害与积压的怒气似乎再也无法克制，他说：“他妈的！菲尔，怎么会有人要杀害阿格尼斯？这个疯子为什么对她下手？”

“谁知道呢？”巴雷特同情地说，“可能他在什么地方见过阿格尼斯，便尾随她找到了她住的地方。我想，任何一个妻子被害的丈夫都会和你有同样的疑问。”

“可能是吧。”黑斯廷斯厌倦地说。警医给他缝合了伤口并缠上了绷带。他摸摸额头上的绷带，似乎让自己相信眼前的现实，相信伤口确实存在，同时，他绕过水晶碎片离开了客厅。

第二天下午，纽厄尔警督给黑斯廷斯打电话，通报验尸报告的结果：阿格尼斯受到了性骚扰。接着，纽厄尔问黑斯廷斯，是否有男人表达过对阿格尼斯感兴趣，阿格尼斯是否拒绝过追求者？黑斯廷斯想不起有这样的人，他和阿格尼斯已经结婚十四年了。因此纽厄尔推测，凶手可能是个精神变态者，一个疯子，选中阿格尼斯完全出于偶然，可能有几百万个选择，却偏偏选中了阿格尼斯。凶手甚至不知道阿格尼斯的名字，对她下手犹如天空发生闪电般偶然。纽厄尔向黑斯廷斯保证说，警方一定会一查到底，然后挂断了电话。

黑斯廷斯热切地盼望看到杀害阿格尼斯的凶手被拘捕，这想法

越来越强烈，使得他白天备受煎熬，夜里彻夜无眠。有种感觉挥之不去：有什么事情他应该知道，这件事情总在他大脑最边缘的地方，把握不住，而且即使他试图把握，也不可能把握住。

黑斯廷斯开始定期给纽厄尔警督打电话，询问案件的进展情况，询问普兰顿警察局正采取怎样的行动以便有所进展，然而他从来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对方总是很有礼貌地拒绝提供任何消息。他渐渐意识到，普兰顿警察局已经停止了调查，他们永远不会拘捕杀害阿格尼斯的凶手。

明白了上述事实后，黑斯廷斯决定自己去调查。好多个不眠之夜，他躺在床上苦思冥想，终于制定出一套调查计划。首先，他去找隔壁的邻居菲利普·巴雷特。和巴雷特谈话，黑斯廷斯比警方有优势，因为他相信巴雷特信任他，会实话实说，会百分之百诚实。

那天，巴雷特在他家狭长的后院给玫瑰花丛浇水。黑斯廷斯走过去时，巴雷特正拿着小喷壶弯下腰喷洒一些有孔洞的叶子的背面。看到黑斯廷斯，巴雷特抬头笑了笑，说：“早上好，戴夫。”

黑斯廷斯站着，看着一些水雾在眼前飞上去又飘走。

“最近没看到你，”巴雷特说，“还好吗？”

黑斯廷斯笑笑，耸耸肩。

巴雷特直起身，在沾满油漆的裤子上擦擦手。“警方有线索了吗？”

“没有。”黑斯廷斯说，“目前看来，他们不可能发现什么线索了。我正想和你谈谈呢，菲尔。有些问题，我需要你诚实地回答我。”

巴雷特有些不解地皱起眉头。“戴夫，我不会对你撒谎。”

“你不会，除非你认为我好骗。”黑斯廷斯说，“我了解有关阿格尼斯的事情。”

巴雷特笑了，摇摇头说：“她是你妻子，你比我更了解她。”

“但是，你可能听说过什么，而那些话丈夫是听不到的。”微风吹乱了黑斯廷斯梳理过的褐色头发，一缕头发垂下来，落在额头的

红色伤疤上。“你听说过什么吗，菲尔？”

水雾喷向玫瑰花丛，巴雷特手里的喷壶发出“滋滋”的声响，随后，巴雷特站在那里，低头凝视地面。“我听说过一些事情，戴夫。都不说明问题，都与我无关。”

“都和我有关。”黑斯廷斯平静地说。

巴雷特继续盯着刚刚修剪过的草地，过了一会儿才说：“我听说有人在城里好几个地方见过她，餐厅、酒馆之类的地方。只听说了这些……”

“看到她和男人在一起？”黑斯廷斯问。他克制住突然升起的愤怒与怀疑。他没想到自己会愤怒、会怀疑，他应该想到的。

“是的，戴夫。”巴雷特抬起头看着黑斯廷斯的眼睛。“她和男人在一起，和不同的男人。但是我说过，都是道听途说，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口。很可能没有一句是真实的。你知道，有魅力的女人总会招致一些闲言碎语。”

“你相信你听到的话吗？”黑斯廷斯问。

黑斯廷斯眯起眼看向太阳的时候，巴雷特痛苦地看着黑斯廷斯。“戴夫，你的问题不合理。听到那些传言的时候，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知道阿格尼斯是什么样的人，她不像是那种人。”

黑斯廷斯想，她不是那种人，无论从她外表的哪个方面看，她都不是那种人：赤褐色的头发，黑眼睛，身材苗条，穿着朴素的衣服，平常的休闲裤也很漂亮，微笑着在家忙里忙外……

“很抱歉，戴夫。”

黑斯廷斯很烦，最近总有人对他说“抱歉”。他冲巴雷特点点头，说声“谢谢”，回到自己空落落的家。

一个月前买的波旁酒还放在厨房水池上方的橱子里，还剩下多半瓶。他取出酒，在桌旁坐下，倒了一杯。他无法想象阿格尼斯会与别的男人有关系。那是她的另一面，他无法相信她有这样的另一面。然而，有些传言，有些流言，从来没有停止传进过他的耳朵。

那些传言或者流言都可能是虚假的，然而谁又能知道一个人思想的阴暗面里发生过什么呢？

黑斯廷斯站起来把酒瓶放回橱子，把酒杯放进水池。接着他走进客厅开始在桌子的各个抽屉里乱翻，想找一张阿格尼斯清晰的近照。最终选定了一张，是阿格尼斯的彩色快照，照片中的阿格尼斯穿着一件粉色衬衣，眼睛睁得大大的，直视相机，笑容温柔而略带不安。

黑斯廷斯把照片塞进皮夹时，发现皮夹里有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就放在他身份证的后面。他把第二张照片放进第一张照片正上方的玻璃纸袋里。

当天晚上他开始行动。那天他仔细地刮了脸，穿上西装，开车进城。

他的第一站是位于市郊的一家名叫“托尼”的酒吧兼餐厅。他进了酒吧，拿出阿格尼斯的照片给酒吧的男服务员看。

“你认识她吗？”黑斯廷斯问，“最近几个月你见过她吗？”

“你是警察？”服务员问。

“不是，”黑斯廷斯说，“我是她丈夫。”

服务员看看黑斯廷斯，然后斜眼看照片，摇摇头，对黑斯廷斯说，没见过她，即使见过她，也想不起来了。因为每天有很多女人和男人一起来酒吧，也有很多女人来的时候一个人，走的时候却是和男人一起，他不可能记住每一个女人。

黑斯廷斯向服务员表示感谢，为服务员买了一杯酒，然后离开。

他又开车去了三个地方，没有人记得阿格尼斯。在一个叫“狮鬃”的地方，虽然一个穿红背心的服务员用异样的眼神盯着黑斯廷斯看，似乎正想说什么，却被另一个顾客叫走了。

黑斯廷斯的最后一站是威尔顿大道上的“紫瓶”。那个服务员圆脸，留着胡子，让黑斯廷斯想起某个人。服务员走到黑斯廷斯面前，

对黑斯廷斯笑笑。

“波旁酒加水。”黑斯廷斯说。他坐在长长的酒吧的一端，远离其他顾客。当服务员端着酒再次走过来的时候，他从皮夹里拿出照片给服务员看。

“你认识她吗？”他问，“你在这里见过她吗？”

圆脸服务员把酒杯放在杯盘上，低头盯着照片。

“她很漂亮，”服务员说，“可我不记得她来过这儿，当然，也可能我忘记了。”说完，服务员转身招呼一个在酒吧另一端忙着的服务员过来。第二个服务员很年轻，瘦高个儿，长长的黑发。

“比利，”他问年轻的服务员，“你见过这个女人吗？”

比利好奇地凝视照片，然后看看黑斯廷斯。

“没见过，”比利说，“但是我想我记得这张照片。”

黑斯廷斯端起酒杯往嘴边送时，手开始发抖。

“没错，”比利说，“应该是一个月以前，有人来这里，给我看这张照片，问我是否见过这个女人。”

“你见过她吗？”黑斯廷斯问。

“不知道。我从前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她的照片。”

“你有可能在报纸上见过她吗？”黑斯廷斯问。

比利消瘦的脸亮了起来。“可能吧，可能在报纸上见过。怎么啦？她做了什么？”

“没有，”黑斯廷斯说，“没什么。”

圆脸服务员的眼睛动了动，向同伴使了个眼色，年轻的服务员走开，回到刚才干活的地方。

黑斯廷斯没有喝完那杯酒就开车回家了。

他一进前门就把门锁上，靠门站着，急速呼吸，似乎刚刚猛跑了一阵。那个小流氓，竟然敢说从前见过阿格尼斯的照片！太张狂了！